

中国

第一部中国散文的

大型专科工具书

用现代意识

关照中国散文的发展

用中国的散文美学

分析散文现象

用散文艺术内在规律

勾勒中国散文历史

ZHONGGUO SANWEN DACIDIAN

散文大辞典

主编 / 朱
非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 散文大辞典

主编 / 林 非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散文大辞典

主编 林 非

责任编辑 弦 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53.75 印张 2188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200 册

ISBN7-5348-1535-5/I • 640 定价:60.00 元

《中国散文大辞典》编撰人员名录

主 编

林 非

副 主 编 (* 为常务副主编)

李 旭 戴建业 余庆安 谭邦和 程翔章

汪文汉* 沈振煜 杨振道* 喻大翔* 张弦生

主要撰稿人

序言

古代

先秦两汉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宋辽金

元明清

近代

现代〔一〕

现代〔二〕

现代〔三〕

台湾

香港·澳门

海外

汉语拼音索引

林 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李 旭(五邑大学中文系)

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余庆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谭邦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程翔章(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汪文汉(华中师范大学)

沈振煜(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

杨振道(武汉食品工业学院人文科学系)

吴奕铸(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郑炜明(澳门大学文学院)

张浩文(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喻大翔(海南师范学院华文文学创作研究所)

罗佑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伍福美撰写了部分南宋散文名篇和部分清代散文作家条目)

序 言

林 非

一 编写的设想

据我所知,国内有不少研究散文的学者,都产生过编写中国散文辞典的愿望,有好几位学者更是已经在这方面迈开了最初的步伐。经营这样的工程确实十分必要,对于繁荣散文创作和提高散文研究的理论水平,以及从散文文体可以促使整个文学事业的前进,甚至可以推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都获得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肯定会产生广泛的作用。然而这无疑又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程,在整个的散文领域中而言,完成这部大型的辞书,真犹如垒起一座底座宽阔坚固而尖顶又巍峨耸立的雄伟殿堂,如果缺乏对中国散文发展的渊源、轨迹以及通向未来这种趋势的宏观俯瞰视力和微观剖析功夫的话,恐怕是难以很好完成这项工程的。

编写本书的全体同人鉴于这项工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早就有志于此,想在这方面作出应有的开拓。由于这是属于首创性的工作,在客观上较难找到可以凭借它得到升华的完整榜样,在主观上又限于自己的修养和精力,我们所完成的这座建筑就肯定会出现若干明显的不足。语云:“筌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古人的话语确实是很形象地显示了我们的实况,我们恳切地盼望着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有超越本书的更完美的散文辞典问世,不过就是在新辞典超越了本书之后,我们也仍旧想以自己所追求的思想主旨与学术个性,维系着本书长久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概括地说来应该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既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又要用现代观念的尺度衡量各种散文现象。在整部中国文学史甚至是文化史上,散文是一种滋长得十分根深叶茂的文体,对于形成和陶冶中华民族的文化修养与精神气质,都产生了异常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无论是正面抑或负面的表现,都已经熔铸于全部思想文化传统中间,成为无可更移的事实,因此放在研究者面前最为基本的一种科学态度,是必须十分谨严地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容不得产生哪怕是一点儿虚浮和夸饰。如果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悖于它的这种原貌,那就更是一种绝对不能允许的诬骗了。坚持做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无疑应该是学术研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然而如果只是限于做到了这一步,那就可以说还远远地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在阐述《论语》或《庄子》作为一种散文

体裁的思想艺术特色,以及从这里所能够产生的各种社会效应时,并不是面对着春秋战国时期的莘莘学子,而是讲给二十世纪的散文爱好者聆听的,这样就应该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去俯视那个时期的历史,说明这二者在今天还有哪些审美的价值?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在思想主旨和精神气质方面,对于当代的人们形成应有的先进世界观与宇宙观,还能够产生哪些积极的作用;又会存在哪些已经变得落后甚至是腐朽的观念,可能对今天的人们产生不利的影响呢?如果20世纪的研究者不能阐明这些重要的方面,并且极力企图引导大家走向未来前景的话,无疑就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失职行为,因此对于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严肃的学者来说,既要还散文史上的各种问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又要体现当今时代符合于现代观念的判断,任何准确的结论都应该是这种客观与主观的完满融合。

第二,既要总结散文研究的成果,又要开拓这个领域的崭新的前景。“五四”以来的70年中间,对于散文这种文体的研究无疑是已经获得了重大的成绩。在“五四”启蒙主义运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首先是形成了一种自觉的散文意识,这种表现得相当完整的自觉的散文意识,比起支撑了十多个世纪的古文运动的理论来,完全是对于散文文体的崭新而又科学的认识,这就推动了它的发展和繁荣。“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无论就其思想艺术的创新以及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言,肯定是整部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形成确实是曾受惠于自觉的散文意识的萌生与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于散文文体的认识与研究,应该说是获得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成果,总结70年来的散文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今后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肯定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过我们在回顾中间又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研究应该说还是处于比较粗放的程度,有许多事情尚未得到深入与全面的进行,这表现为对散文理论的研究还远远地缺乏系统的建树,对中国散文史的研究也同样显得零星和单薄,并且相当缺乏理论分析的深度,因此在总结它重大成绩的同时,更应该努力去完成前人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在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这两个研究的方面,都应该从新颖的现代观念出发,将整部中国散文史中潜藏着的固有的散文意识,发扬和升华到更为自觉和更成系统的高度。

第三,在进行散文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一定要与澄清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和巩固中国现代文化这个宏伟的工程紧密结合起来。从古至今的散文写作

领域历来都是表现得异常宽广的,这里既有文学创作中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灵,一朵千姿万态的异葩,又远远地不能为文学这个门类所拘囿。以中国散文史而言,像阮籍、嵇康、苏轼、魏禧、龚自珍等人的篇章,是最具有散文风致的作品,然而从《论语》、《孟子》、《庄子》直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些思想史上的巨著,难道能够排斥到散文这座园地的大门外去吗?正是散文这种交叉着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文体,最能反映与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正负两极的直接和广泛的影响,因此在散文研究中不仅要坚持发扬自觉的散文意识,还要时刻考虑到它与澄清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和巩固中国现代文化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少健康与合理的因子一代代地沉积至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如果对此采取鲁莽灭裂和完全抹煞的态度,只能说是一种十分轻率和无知的做法。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和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就不能不形成另一种牢固与深厚的维护尊卑贵贱原则的思想文化形态,正是这样的主导线索禁锢和束缚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西方近代文化由于是在冲破封建主义等级特权的大工业生产的土壤上得到发展,因而人们的精神就得到了大幅度的解放,然而由于它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思想文化形态,表现为贫富极端悬殊的财产高度垄断状况,不能不制约着整个权力结构和社会机制的畸形运转,因而出现了对于人们精神世界新的束缚形式,阻碍了这种文化更为健康的发展。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采取盲目跪拜或全盘照搬的态度,也都只能说是一种荒谬和浅薄的做法。对于散文的全部研究工作,确实是应该牢固地置于文化学思考的坐标上面,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比较狭窄、孤立和烦琐的格局,才有可能获得更为开阔和升华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不能不是这样的。

第四,对于《中国散文大辞典》的写作风格来说,大体上应该遵循一般公认为可行的辞典写法,即运用准确、精练和概括的文字进行说明与叙述。除了必须对所有的名词或定义,作出明确和不会产生歧义的界说之外,对于曾经发生过的全部史实,也必须以最为简洁和扼要的文字加以勾勒。在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充分注意逻辑推理的方式,辞典的表达风格确实应该体现出高度精密的逻辑性,除此之外还应该充分地把握分寸感,千万不要有任何绝对化的说法,应该以感情含蓄而不外露的文字,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进行叙述。一般说来在辞典的编写工作中不应过分强调学术个性的表现,而要尽量做到将个性消融于强烈的逻辑性光芒中去。辞典风格确实是应该尽量做到叙述上的无风格,不过这样的要求,是从表层的意义而言,就其深层的内涵来说,务必环绕于追求前述的这三点学术价值,这就必须表达出一系列崭新的见解来,当然此种表达也应该服从于这里所列举的辞典风格。除此之外,由于我们所编写的是一部散文辞典,又应该做到力避呆板和具有趣味盎然的可读性,适当表现出散文文体的特征来。

二 关于散文理论

散文理论的系统建设是多方面的工作,它不能不涉及到散文的范畴论、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和批评论这些重要的方面。

关于散文的范畴论,就是要解决散文研究的对象问题。在1949年之后的几次讨论中间,已经将对此的认识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像有关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主张,几乎已经成为公认的结论。无论从中国或外国散文史全部辉煌的历程来看,这种区分广义与狭义散文,同时又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说法,无疑都具有十分确凿的事实根据,因而就证明了这种见解是充分科学的。这种科学见解的重要意义还不仅在于真实地显示了历史的进程,而且有益于进一步推动散文创作趋向于更为健康和繁荣的发展。

由于散文是一种自由自在地抒发自己情感与思想的文体,因此它的触角就必然会是异常宽阔广大的,它必然会远远地越过文学的樊篱,趋向于思考和探讨艺术、历史、哲学、思想、文化、政治直至整个宇宙之间的许多问题,这样也就必然会出现已经不再隶属于文学范围内的作品,因此广义散文这个概念的确立就成为一种铁的规律了。

然而在所有这些隶属于散文文体的篇章中,最富有抒情意味和优美文采的散文品种,如在“五四”时期被称为“美文”的小品、随笔和游记这些体裁,自然是散文文体中间最具有艺术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相对于广义散文而言的狭义散文。如果说广义散文由于充分地发挥出这种文体的触角,因而使它充满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并且给予了狭义散文深厚的思想土壤的话,那么狭义散文由于自己最富有抒情和文采方面的特征,因而提高了对写作这种文体的技巧上的严格要求,要求这种文体在更为自然流畅和娓娓而谈中通向感情和艺术的极致,从而全面地提高了广义散文的写作水准。如果再从这里引发出,也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全部著作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从而极大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如果我们都具备了这种科学的认识态度,那就肯定不会发生将散文的范畴规定得过于狭窄的偏向了。

关于散文的本体论,其实质就在于要确认散文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科学地阐明散文的特征。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种“散文贵‘散’”的说法,如果说企图表达散文创作不应过分拘谨这种意思的话,自然有其合理的意义和有益的价值,然而这种主张从提出者的逻辑推理方式上来说,不能不是在于说明散文应为“散”的文,这种从望文生义出发的推理,肯定不符合于中国和外国散文史的全部事实。

在中国古代,散文应是相对于韵文而言的散行文体。对于此种韵散之分的文章形式问题,在上古时期并未引起注意与研究,汉魏以来才开始形成了文体之辨,终于产生对于韵散各种文体细致与严密的辨析。刘勰

《文心雕龙·总术》以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从苏绰和柳冕开始,以韩愈柳宗元为杰出代表所提倡的古文运动,波澜壮阔,气势浩瀚,绵延直至宋代,实际上是以反对骈文和恢复上古散文传统为目标的—场散文革新运动。这既意味着形式上的革新,要将南朝以来讲究声律和骈偶这些繁复形式的文字技巧,变成散行直书接近口语的表达方式;又意味着内容上的革新,改变骈文中较为流行的言之无物和无病呻吟的作风,而要求申明正统儒学的圣贤之道,并且力求做到直面社会人生。他们所从事的古文运动,在形式方面确实是将先秦两汉已经取得重大艺术成就的散文创作更推向前去,他们看到了骈文的弊病是准确的,然而完全摒弃这种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文体,这又是失之片面的;他们在内容方面除了注入丰富的社会人生的涵义,体现了儒家思想同情民生疾苦的这一侧面之外,更是体现了这种政治伦理观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韩愈的某些见解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毫无疑问可以这样说明,自上古以来迄于晚近所有具备某些文学意味的散文文字,即从隋唐之后直至清代桐城派所谓的“古文”,构成了中国散文史中的全部内容,他们所讲究的决不是望文生义的一个“散”字,而十分注意写作的功力。也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形散神不散”的主张,同样出于对“散文”这个名称望文生义而推出的结论,在这个口号中侧重阐述的“神不散”的意思,也不能不是反映了当时那种封闭的精神氛围,给散文创作规定了许多不必要的框框条条和清规戒律。

中国散文史源远流长,然而“散文”这个名称普遍为人们所认同,却是要迟至“五四”时期才实现的。从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和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相继提出“散文”这个名词之后,用“散文”来概括除韵文之外的广义散文,以及在文学范围之内除开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狭义散文,得到了广泛和普遍的流行,却很少有人知道或想到其实远在南宋罗大经著的《鹤林玉露》中,就提出了“散文”的名词以及这种文体的特点,至于明清两代沿用“散文”这个名词的就更多了。郁达夫认为“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个名字”,“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个推测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对于散文应该赋有自由自在的本性这一点,宋代大散文家苏轼有着极为深切的理解,他曾经提出过最能表明此种文体特征的杰出主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他主张散文的写法“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如果能够将他的这些文字翻译成白话文,或者再进一步变换成更为简单扼要和通俗易懂的说法,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怎么写》)。苏轼的主张已经显示出远远地

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在这里面蕴藏着同样是可以属于二十世纪现代人们所应该具有的思想。散文的实质的确是在于具有深厚功力的自由挥洒,而不是从望文生义出发的“散”,前者的意义是积极的,后者的意义是消极的。

郁达夫在总结“五四”散文创作的成就时,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他在这儿想说明的是“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这个判断也无疑是很准确的,不过这甚至还可以扩大到对所有时代的散文而言,凡是属于真正的散文都必须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感情、思想和精神。我自己在几年前曾这样论述过散文的特征,“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表现中间,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这样去认识散文肯定就可以更好抓住它本体论的核心,然后再去构想它的整个蓝图,包括各种类型的散文的特征,及其在内容和形式这两个侧面的全部细节,应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与本体论有着密切关系的创作论,就是企图解决更好完成与实现散文这种本体的写作方法问题,这应该包括散文写作如何更为自由自在和从容裕如地灌注真情实感的根本原则,思想和艺术方面的表达技巧,以及驾驭自然流畅而又充满文采的语言这几个方面,并且在此基础上考察如何形成独特风格的问题,这样又不能不涉及到散文作者提高思想修养和艺术造诣的问题了。

鉴赏论是研究散文创作如何实现其社会效应的完整过程,而这必须通过读者审美的品性和才智来完成系统的再创造。如果说散文创作必然会受到时代思潮与审美风尚制约的话,那么散文鉴赏就更是必然会受到这样的影响了,因此应该思考如何在适应这种制约和影响的基础上,自觉地引导散文创作与鉴赏尽可能地进行超越,在这里还应该充分注意散文鉴赏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鉴赏的特点。如果能够做到既使创作者提高鉴赏者的趣味,又使鉴赏者反过来提高创作者的思想与艺术水准,在出现了这种相互反馈的良性循环之后,就不仅可以更好地促使散文创作获得更多的读者,走向繁荣的前景,而且还可以极大地提高整个民族精神大厦的建设。在这儿鉴赏者如何提高文化思想修养和审美情操,以及对散文文体与其他各种文学艺术品种的熟悉程度,无疑就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了。

批评论应该是来自鉴赏的思想与理论升华,批评的最为坚实的基础是卓越的审美感受,从这种对于散文创作的审美感受中逐步提炼出许多艺术与思想的见解,分析某些散文创作表现出了什么样的艺术特色?它所表达出来的精神气质又和哪些时代思潮及社会心理形态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从而全面地估量出它在散文发展轨迹和思想文化背景上的位置与价值,并且剖析它有哪些超越前人的地方?抑或在什么方面显得落后起来了?等等。

散文理论的建设不仅对散文创作的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还由于散文文体本身的触角异常阔大,它应该成为整个人类心灵活动的记载,因此跟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它也就不能不具有重要的意义了。

三 关于散文史

想要充分地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趋势,它的种种风格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存在着哪些长处与不足?想要充分地了解散文理论的来龙去脉,它是怎样从长期以来的散文创作中归结出某些规律来的?整个散文理论的框架已经建立到了什么程度?哪些准确和深刻的意见促进了散文创作的发展,哪些肤浅和谬误的主张延误了散文创作的成功?这就得要深入地研究整部中国散文的历史,其中包括散文创作史和散文思潮史以及这二者的结合。

中国散文史显得十分丰富和悠久,如果从上古时期历史文献汇编的《尚书》算起,就有几千年的时间了。从这些记录下来的奴隶主集团首领的命令与誓词中间,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努力追求更好统治整个邦国的兢兢业业的教训,像《皋陶谟》的主张“知人”和“安民”,《康诰》的主张“明德慎罚”,《梓材》的主张“罔厉杀人”,《多士》和《无逸》的反对“淫佚”,都反映出他们竭力想要实施“王道”,以便巩固和延续自己统治的心情。类似这种感情因子的抒发,在《尚书》中确实已经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像《泰誓》中那种悔过自责的沉痛感情,表现得诚挚而又深切,对于当时许多还不可能产生自觉意识的广大被统治者来说,也许会深受感动的。《尚书》中形象和生动的叙述文字,也很好地拓开了散文写作的先河,像《盘庚》能在感情恳切的演说词中叙述得如此细腻与贴切,而《金縢》更具有相当曲折的情节,在渲染和夸张中充满了悬念。从整部《尚书》来说,无疑已经为狭义散文的宣泄心理和感情,叙述场景和情节奠定了重大的基础。由于历代儒家都十分尊崇和重视这部典籍,因此它对于后代人们的思想方式、文化风尚直至散文文体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难怪古文运动的最大宗师韩愈竟对它抱着如此崇拜和敬畏的心情,“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进学解》)。

在中国散文史上产生过更大影响的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孟子》和《庄子》。作为正统儒学经典的《论语》和《孟子》,确实在贯穿着一条严格区分尊卑贵贱原则和主张卑贱者绝对服从尊贵者的专制主义思想观念。这种主张延袭至汉代之后,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的建立,肯定有其重大的历史合理性。正由于它十分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因此从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开创了这样的思想文化格局之后,它就始终滋养着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钳制和禁锢了百代以下人们的精神,严重地阻碍了崭新的社会机制和思想意识得以

萌芽与成长,因此对于我们建设现代文化的任务来说,应该对此进行严肃和彻底的澄清。然而《论语》和《孟子》从社会实践中间概括出来的哲理思想,以及那种言简意赅的说理方式,显示不同人物精神风貌与性格特征的叙述技巧,实在可以说是异常惊人的,这种善于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绝妙地熔铸在一起的文化气质,至今还显出了自己蓬勃的生气,正是这些因子已经成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十分重要的基石。

以《论语》而言,它束缚人们精神的思想因素显得分外突出,而启迪和升华人们精神的思想因素也显得十分鲜明,像《子罕》篇中所叙述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多么形象地表现出一位不倦思索空间与时间的永恒性的哲人,充满了一种个性十分丰富的色彩,与他自己所宣扬的严格区分尊卑贵贱原则的主张比较起来,简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这种智慧和博大的哲人气质,至今还具有吸引现代人的思想光芒。这就可见包括历来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在内,世上所有人类的内心世界往往都是异常复杂和奥秘的,对此应该作出深入的剖析,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完全抛弃,而是要澄清其谬误,吸取其英华。就孔子的全部思想主张而言,诚然具有很多继承前代思想的一面,他自己也承认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然而他的学说毕竟是表现出在前代的思想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综合和开拓工作,在这方面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创造者,问题是发生在后世多少儒生们处于封建主义制度日益显出其弊端和趋向崩解时,却依旧狂热地重复与宣扬正统儒学。韩愈的阐述道统,就是继董仲舒之后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典型,他那篇充满御用文人气息的凶相毕露的《原道》,无疑是一篇羁縻和恫吓人们的卫道训令,怪不得晚清启蒙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严复,专门要撰写《辟韩》与他进行商榷了。

周作人曾说过一句颇有见地的话,“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自然也是受到《论语》的启迪,来源于孔子所说的“亦各言其志”(《论语·先进》)。《论语》就记载了孔子所“言”的许多“志”。如果在后代由各种复杂因素所形成的学术空气中,不是对此盲目跪拜和僵硬照搬,而是充分发扬自己的独创性,像孔子所说的“各言其志”的话,也就不会出现成千上百年死气沉沉的局面了。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孔子的“言志”,而在于后人将他这种就其主导线索来说是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内涵,凝结为抹煞个性和千篇一律的“载道”之语了。当然整部中国的历史几乎是决定了很难出现这样的“如果”,这是因为在极端落后的小农经济土壤上所诞生的封建专制王国,是难以允许独创的个性得到发挥的。正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强烈需要,才得以使正统儒学绵延不绝地流传下来,《论语》和《孟子》的消极与积极影响也就这样深入到人们心灵中去了。

《庄子》与《论语》以及《孟子》的思想境界完全不同,它继承了《老子》天道无为与任从自然的渊源,还吸收了杨朱全性葆真的思想,实际上是在深深理解当时

社会茫茫黑暗的情状之后,又感到自己缺乏与之抗争的精神力量,因而宣泄出一种带着颓放情绪的绝望心理,然而庄子在原来肯定也是一位具有远大理想和企图有所作为的思想家,否则他就不会这样精心结构自己哲学思想的体系了。至于《庄子》那种汪洋恣肆和诡谲奇丽的文采,更是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中历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更多的人首先接受正统儒学的熏陶,不过放在他们面前的出路也绝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挤入统治集团中去,在官僚体制的网络中分别占据各个阶梯的职位,而且即使是位居台辅的官宦,为了想要径直地施行儒家理想的“仁政”,也竟至忤逆了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旨意,像这样遭受贬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至于处在官僚体制各个阶梯上的不少知识分子,因为笃信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坚持这种正义感从而受到罢黜的可能性更是时刻存在着的。他们的此种命运早为孟子所预言过,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达”的时候自然一心想去贯彻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原则,可是到了“穷”的时候不免会有痛苦与忧愁,这就为老庄思想的渗入留下精神上的地盘,因此可以说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往往是立足于正统儒家思想的土壤,而又时刻可以仰望到翱翔着道家思想的满天云彩。中国散文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上进行思想追求与艺术探索的,因此就不能不留下它巨大的痕迹。

就儒家的影响而言,往往在议论性的篇章中不同程度地出现“文以载道”的情况,这种代圣贤立言而不是发表自己独立见解的篇章,如果是从散文文体的角度进行衡量,应该认为是价值不高的。而在许多抒情与叙事的篇章中,由于想抒发自己实施仁政的宏大抱负,或者直面着人生的搏斗和浮沉,挫折与苦难,在这方面深有内心的感触,因此所抒发的感情就不能不流露自己的个性,所描绘的场景就不能不凸现鲜明的性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疑是前一方面的典范,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则无疑是后一方面的代表。从汉魏绵延直至明清的许多深受正统儒学影响的作者,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才写出了许多流传至今的佳篇。从总的情况来说,愈是在生活道路上受尽打击,甚或是由高位上掉下,坠入困顿,从而浪迹天涯,饱尝人海艰辛的作者,才愈有可能产生极深极大的感叹,而始终占据着权势和财富,贪婪地过着豪华日子,或者是足不出户,沉沦于平庸琐屑的生活中,毫无正义感或者缺乏对任何理想的追求的作者,往往都很难写出佳篇来,因此可以说从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和“舒其愤”(《报任安书》),直至韩愈所标举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欧阳修所标举的“盖愈穷者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是提出了写好散文这种心态方面的普遍规律。

如果思想愈益开阔,不完全受到正统儒学的羁縻,这些作者撰写散文的心态肯定是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在这方面对比同样被称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和苏

轼,可以说是饶有趣味的事情。苏轼十分推崇韩愈,称他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这种说法显出了苏轼对于正统儒学的推崇与敬仰。这两位散文大师都备尝仕道坎坷和流离颠沛的苦楚,因而产生了极为深沉的感叹,写出了不少深切地描绘苦难人生的篇章,然而前者的力排佛老,就极大地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天地,而后的援佛老入儒,却使自己变得旷达与舒展,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心态,是他写出许多卓越篇章的最为重要的前提,从这方面来说苏轼无疑是更好和在更高境界上体现了一位大散文家的形象。在渗透着专制主义气氛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面前,出现苏轼这样的散文大师,应该说是极为难得和珍贵的。

以同样是援引佛老入儒的朱熹来说,在这方面的心态和方法却与苏轼完全相反。苏轼是以佛老的思想冲决正统儒学的网罗,使得自己的追求自由意志获得了一种精神支柱,而朱熹则是以佛老的学说与方法论,将正统儒学修饰和改建得更具有严密的逻辑和精细的结构,从而进一步形成束缚人们思想的更为庞大和牢固的罗网。他继承周敦颐“文以载道”的衣钵,进一步发挥成“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竟完全不顾散文独立存生的意义。其实像朱熹这样的道学家,岂止抹煞散文的独立存在,其根本目的是要抹煞人的独立存在的价值,而要使他们成为封建伦理观念的驯顺的奴隶。近年来出现过一种颇为时髦的论调,论证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新儒学)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的谬解。不过即使在一代代理学家所形成的这样严酷的思想氛围中间,人们追求独立和开拓精神的潜在动力总是无法永远被彻底磨灭的,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所出现的多少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和散文家,不正是闪耀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光芒吗?

上面是就作家之间的比较而言,如果扩大开去就时代之间的比较进行探讨的话,一定可以发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奢侈淫佚和争权夺利而引起的自相残杀,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和战乱频仍。当这种黑暗腐朽的时代来临时,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标榜正统儒学作为旗号,另一方面又赤裸裸地暴露出自己令人震惊的败行劣迹,在这两者强烈反差的对照之下,正统儒学不能不显出自己迂腐甚至是虚伪的精神面貌,从而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于是主张放任和无为的道家思想就开始抬头,这不能不使当时的思想文化状况趋于自由与解脱的境界,形成了繁荣散文创作的极好的思想文化背景,从魏晋开始绵延到南北朝时期这一阶段内的散文创作,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周作人认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近代散文抄》序),确实是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因果关系。

在明代中叶之后,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市民意识的不断壮大,而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腐败又使得他们的思想控制日趋松懈,于是从正统儒学中冲杀出一批“异端”来,兴起了一股精神解放的思潮,从李贽开始,相继涌出了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黄宗羲、顾炎武等一大批早期启蒙主义文学家与思想家。正是这

种前后绵延了一百多年的文学、哲学和政治方面的启蒙思潮,触发了明代小品文的勃兴。从“公安派”开始的这种小品创作,标榜“性灵”,提倡真情实感,是苏轼之后又一次在更大规模上充分显示散文自觉意识的文学思潮,然而其中多数叛离正统儒学的散文作家,并未重视对社会人生的描写和邦国命运的思考,袁宏道就认为“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韵者其解脱之场也”(《寿存参张公七十序》),“世情当出不当入,尘缘当解不当结”(《答李元善》),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制约底下,许多篇章就不能不显得纤弱与轻靡了。在明代小品文作家中最富亡国之痛和黍离之感的张岱,也大体上保持了与此相似的风格。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在表现着冲击正统儒学的进步倾向时,又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抱负大大地淡化了,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精神解放与继承传统思想中合理成分的矛盾这一复杂的关系了。

黄宗羲可以说是将此种矛盾处理得最为完善的大思想家。他的《明夷待访录》,比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早诞生86年,却同样是充满了系统和激烈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此种精神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实属罕见。黄宗羲这部巨著否定和超越了正统儒学的政治伦理观,他的散文观也十分杰出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认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然而他又发扬了儒家思想入世务实和关心邦国的卓越传统,极力强调“夫人生天地之间,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污隆,物理之盛衰,吾与之推荡磨砺于其中”(《朱人远墓志铭》),认为这样才能够以“其身之所阅历,心目之所开明,各有所至焉,而文遂不可掩也”(《钱杞轩七十寿序》)。黄宗羲对于散文的自由禀性和社会效应这二者的完整理解,极大地影响了直至梁启超为止的清代许多散文家。

从“五四”前后所开始的现代散文创作,正是在中国散文史的全部发展轨迹之上,继续往前进行重大开拓的结果。由于“五四”启蒙主义运动深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影响,才发动了对于传统文化束缚人们精神这种主导线索的批判,而在散文创作领域中也明显地

表现出英、美、法、俄诸国散文创作的强烈影响,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与自己民族传统所存在的阔大深厚的天然纽带,其实只要仔细地品味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就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这里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独特的民族精神,在崭新的时代条件中间闪射出辉煌的光芒。正是既牢固地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和散文创作的土壤,又开阔地吸取了外国近代文化和散文创作的营养,这样就必然会耸起一座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散文高峰。

在中国散文史发展轨迹的全部轮廓中间,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相互促进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卓越的传统在“五四”以后的散文创作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各种崭新的议论、抒情和叙事的篇章,极大地丰富了散文的领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传记文学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从《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开始,直至达到巅峰状态的司马迁《史记》,这种绵延不绝的史传散文的体裁,极大地丰富了叙事类型的散文创作,然而由于在整个传统文化背景中间,缺乏明确与自觉的分工意识,以及人们的精神受到禁锢的总体原因,中国历来都缺乏像西方近代以还众多篇幅庞大的传记文学作品,这种状况在“五四”启蒙主义运动的高潮中也并未得到改观,后来者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来。

在“五四”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上,自然也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创造,以鲁迅为杰出代表所形成的杂文体裁,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种奇迹。还有像主要是受到西方近代文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散文诗、回忆录和报告文学等体裁,也得到了重大的收获,既是向广阔的天地开拓,又是向散文领域的尖顶与极致攀登,这也许是中国散文史全部发展过程的必然延伸吧。

上面所说的关于编写这部辞典的设想,以及散文理论和散文史中的若干问题,都曾和全体同人交换过意见,企图抛砖引玉,作为编写工作的参考。记在这里的目的,则是想提供给尊敬的读者朋友们参考与指正,以便在充分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共同为中国散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繁荣而奋斗。

凡 例

(一)本辞典是一部纵贯古今内容全面的中国散文专科大辞书。收录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理论批评、流派及其他散文现象。正文以时代为序、断代分类排列,构成条块交织的时空结构散文景象,以便读者既可通观中国散文流变及全貌,又能把握各时代散文的不同特点。

(二)本辞典按时代分为:一、古代,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二、近代,包括晚清、民初;三、现代,包括现代〔一〕(1919. 5. 4~1949. 9. 30)、现代〔二〕(1949. 10. 1~1989. 5. 4)、现代〔三〕(特定文化背景散文)、台湾散文、香港散文、澳门散文以及海外华人散文,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的文化背景作用下产生的现代散文,属同一文化血统,它们附丽华夏文化躯干,构成华夏散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本辞典按主题性质分为:断代散文、散文家、散文创作、理论批评、流派及其他五大类辞条。

1. 断代散文,是综合介绍某一朝代(如“魏晋散文”)或时期(如“现代散文(一)”)的散文总体特点。

2. 散文家,是对散文作家、理论家、史家、批评家、注释家、翻译家、选家的生平介绍和从事散文活动的成就及影响的评价。书中散文家的排列以生年为序,同一生年以卒年为准,生卒无考者,根据活动年代酌情编入,或放在同时代人之后。生卒年不详用(?)~?)表示,或用(约某年至某年)表示,或对学术界提出的生卒时间有疑用(某年?~某年?)表示。

3. 散文创作,包括散文名集、散文名篇。散文名集一般先列个人集子,后列总集和选集。总集、选集按所辑作品时代为序编排。古代散文名篇按作家次序排列,近现代散文名篇按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序排列。

4. 理论批评,包括理论名著、理论名篇、文论术语、文体。

5. 流派及其他,是对散文流派、散文史话、散文掌故、散文期刊及其他重要散文现象的描述和评介。

(四)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其他条目并需要其他条目释文补充的,采用“参见”的方式,分别用“见某条”、“详某条”、“参见某条”加以注明。散文家以名字立条,字号或笔名特别出名以至淹没了本名的,另立一字号条或笔名条,参见名字条。如陶潜条,可再立陶渊明条,参见“陶潜”条;沈雁冰条,可再立茅盾条,参见“沈雁冰”条。有的作家以笔名名世,不再立名字条,如巴金。

(五)本辞典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有时省去年月日,必要时夹注旧纪年。

(六)本辞典书前采用“条目分类目录”,以示学术性与系统性专科辞典特色,正文据此排列。书后附汉语拼音索引备查。

总 目 录

序言.....	(1 ~ 6)
凡例.....	(1)
条目分类目录.....	(1 ~ 51)
正文.....	(1 ~ 734)
汉语拼音索引.....	(1 ~ 59)
后记	

条 目 分 类 目 录

古 代 (上古~1840)

先 秦 (上古~前 206)

先秦散文	(1)
散文家	(3)
管仲	(3)
晏婴	(3)
孙武	(3)
老聃	(3)
孔丘	(3)
左丘明	(4)
墨翟	(4)
商鞅	(4)
孟轲	(5)
庄周	(5)
屈原	(5)
宋玉	(6)
荀况	(6)
吕不韦	(6)
韩非	(6)
李斯	(7)
散文创作	(7)
散文名集	(7)
尚书	(7)
左传	(8)
国语	(8)
战国策	(9)
晏子春秋	(9)
管子	(9)
孙子	(10)
老子	(10)
论语	(10)
墨子	(10)
商君书	(11)
孟子	(11)
庄子	(11)
荀子	(12)
韩非子	(12)
吕氏春秋	(13)
礼记	(13)
列子	(13)

散文名篇	(13)
盘庚	(13)
无逸	(14)
郑伯克段于鄢	(14)
曹刿论战	(14)
宫子奇谏假道	(14)
秦晋韩之战	(14)
子鱼论战	(14)
晋公子重耳之亡	(15)
晋楚城濮之战	(15)
烛之武退秦师	(15)
秦晋殽之战	(15)
郑败宋师获华元	(15)
晋灵公不君	(15)
晋楚邲之战	(15)
宋人及楚人平	(16)
齐晋鞌之战	(16)
晋侯梦大厉	(16)
吕相绝秦	(16)
祁奚请免叔向	(16)
郑子产相国	(16)
楚灵王乾溪之难	(16)
子产弗与韩宣子环	(17)
吴楚柏举之战	(17)
齐鲁清之战	(17)
楚白公之难	(17)
召公谏厉王弭谤	(17)
叔向贺贫	(17)
董叔娶于范氏	(17)
王孙圉论楚宝	(18)
勾践灭吴	(18)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18)
苏代重甘茂于齐	(18)
范雎说秦王	(18)
齐人谏靖郭君城薛	(18)
邹忌讽齐王纳谏	(18)
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	(19)
冯谖客孟尝君	(19)
颜廩说齐宣王贵士	(19)
赵威后问齐使	(19)
莫敖子华对楚威王问	(19)

郑袖谗魏美人	(19)	肱篋	(28)
庄辛说楚襄王	(19)	秋水	(28)
不死之药	(20)	至乐	(28)
楼缓虞卿论割地赂秦	(20)	达生	(29)
鲁仲连义不帝秦	(20)	卜居	(29)
触龙说赵太后	(20)	渔父	(29)
唐雎不辱使命	(20)	风赋	(29)
燕昭王求士	(20)	登徒子好色赋	(29)
乐毅报燕王书	(21)	对楚王问	(30)
荆轲刺秦王	(21)	高唐赋	(30)
景公饮酒酣	(21)	神女赋	(30)
景公使圉人养所爱马	(21)	劝学	(30)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	(21)	非十二子	(30)
齐有北郭骚者	(21)	天论	(31)
晏子使楚	(21)	性恶	(31)
晏子相齐三年	(21)	赋	(31)
牧民	(22)	主道	(31)
道可道非常道	(22)	孤愤	(32)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22)	说难	(32)
古之善为道者	(22)	和氏	(32)
唯之与阿	(22)	备内	(32)
其安易持	(22)	内储说上·七术	(32)
小国寡民	(22)	难一	(33)
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	(23)	难势	(33)
季氏将伐颛臾	(23)	定法	(33)
楚狂接舆	(23)	五蠹	(33)
长沮桀溺耦而耕	(23)	去私	(34)
子路从而后	(23)	贵生	(34)
尚贤上	(23)	尽数	(34)
兼爱上	(23)	荡兵	(34)
非攻上	(24)	察今	(34)
公输	(24)	察传	(34)
更法	(24)	谏逐客书	(34)
寡人之于国也	(24)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35)
晋国天下莫强焉	(24)	曾子易箦	(35)
孟子见梁襄王	(24)	有子之言似夫子	(35)
齐桓晋文之事	(24)	苛政猛于虎	(35)
庄暴见孟子	(25)	礼运	(35)
王顾左右而言他	(25)	理论批评	(35)
舍女所学而从我	(25)	文论术语	(35)
天时不如地利	(25)	三不朽	(35)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	(25)	言之不文,行而不远	(35)
齐人有一妻一妾	(25)	辞达而已	(36)
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26)	文质彬彬	(36)
鱼我所欲也	(26)	德与言	(36)
舜发于畎亩之中	(26)	言行,君子之枢机	(36)
逍遥游	(26)	修辞立其诚	(36)
齐物论	(27)	情欲信,辞欲巧	(36)
养生主	(27)	养气说	(37)
庖丁解牛	(27)	知人论世	(37)
人间世	(27)	三表	(37)
德充符	(28)	虚静	(37)
马蹄	(28)	素朴	(37)

言不尽意	(38)
法天贵真	(38)
天籁	(38)
凝神	(38)
危言、重言、寓言	(39)
被文学,服礼义	(39)
好质而恶饰	(39)
文体	(39)
教	(39)
器物铭	(39)
记叙文	(39)
应用文	(40)
谏	(40)
诏令	(40)
诰	(40)
誓	(40)
命	(40)
训	(40)
典	(40)
寓言	(41)
颂赞	(41)
颂	(41)
箴铭	(41)
箴	(41)
铭	(41)
谥法	(41)
檄	(41)
契	(42)
封	(42)
策	(42)
盟	(42)
讽谕	(42)
古赋	(42)
骚体赋	(42)
上书	(42)
谏	(42)
哀谏	(43)
封禅书	(43)
露布	(43)
国书	(43)
奏议	(43)
奏疏	(43)
奏	(43)
奏章	(43)
方书	(43)
制	(43)
玺书	(43)
碑	(44)
碑铭	(44)
刻石	(44)
纪功碑	(44)
诏	(44)
报	(44)

玉牒文	(44)
上梁文	(44)
谕祭文	(44)
祝文	(44)
祝辞	(45)
宣答	(45)
致辞	(45)
辞命	(45)
书	(45)
山川铭	(45)
议	(45)
流派及其他	(45)
历史散文	(45)
诸子散文	(46)
屈宋	(46)

两 汉 (前 206~公元 194)

两汉散文	(46)
散文家	(48)
贾谊	(48)
晁错	(48)
贾山	(49)
邹阳	(49)
枚乘	(49)
刘安	(49)
司马相如	(49)
董仲舒	(49)
东方朔	(50)
司马迁	(50)
褚少孙	(50)
桓宽	(50)
王褒	(50)
杨惲	(51)
刘向	(51)
扬雄	(51)
桓谭	(51)
王充	(52)
班固	(52)
袁康	(52)
赵晔	(52)
张衡	(52)
马融	(53)
王符	(53)
李固	(53)
崔寔	(53)
赵壹	(53)
蔡邕	(53)
仲长统	(54)
祢衡	(54)
散文创作	(54)
散文名集	(54)
淮南子	(54)

史记	(54)	报孙会宗书	(64)
说苑	(55)	解嘲	(64)
新序	(55)	逐贫赋	(64)
列女传	(55)	抑谏重赏疏	(65)
盐铁论	(55)	逢遇	(65)
新论	(55)	问孔	(65)
论衡	(55)	自然	(65)
汉书	(55)	论死	(65)
散文名篇	(56)	自纪	(66)
过秦论	(56)	李陵传	(66)
陈政事疏	(56)	苏武传	(66)
论积贮疏	(56)	东方朔传	(66)
吊屈原赋	(56)	霍光传	(66)
鹏鸟赋	(56)	张敞传	(67)
论贵粟疏	(56)	李夫人传	(67)
至言	(57)	两都赋	(67)
狱中上梁王书	(57)	思玄赋	(67)
七发	(57)	归田赋	(68)
谏吴王书	(57)	遗黄琼书	(68)
子虚上林赋	(57)	刺世疾邪赋	(68)
长门赋	(58)	述行赋	(68)
举贤良对策	(58)	郭有道林宗碑	(68)
答客难	(58)	鸛鵲赋	(68)
谏起上林苑疏	(58)	理论批评	(69)
上书自荐	(58)	文论术语	(69)
项羽本纪	(58)	君形	(69)
吕太后本纪	(59)	发愤著书	(69)
孝文本纪	(59)	赋家之心	(69)
越王勾践世家	(59)	能诵千赋则善赋	(69)
陈涉世家	(59)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69)
萧相国世家	(59)	劝百讽一	(70)
留侯世家	(60)	雕虫篆刻	(70)
陈丞相世家	(60)	心声心画	(70)
伯夷列传	(60)	众言淆乱,则折诸圣	(70)
张仪列传	(60)	爱奇	(70)
平原君虞卿列传	(60)	不虚美,不隐恶	(71)
魏公子列传	(60)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71)
廉颇蔺相如列传	(61)	明哲保身	(71)
屈原贾生列传	(61)	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	(71)
刺客列传	(61)	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	(71)
李斯列传	(61)	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	(71)
淮阴侯列传	(61)	劝善惩恶	(72)
魏其武安侯列传	(62)	言事增实	(72)
李将军列传	(62)	尊古卑今	(72)
酷吏列传	(62)	各以所禀,自为佳好	(72)
游侠列传	(62)	文由语也	(72)
滑稽列传	(62)	文体	(72)
货殖列传	(63)	辞赋	(72)
报任安书	(63)	赋	(73)
西门豹治邺	(63)	汉赋	(73)
答苏武书	(63)	七	(73)
洞箫赋	(64)	大赋	(73)
僮约	(64)	谕	(73)

铁券	(73)	申敕	(78)
手敕	(74)	诉状	(78)
册书	(74)	辞	(78)
论说文	(74)	簿	(79)
吊文	(74)	劾状	(79)
论	(74)	过所	(79)
对	(74)	对状	(79)
对策	(74)	檄	(79)
封赐	(74)	约	(79)
遗诏	(74)	谥议	(79)
遗书	(74)	牒	(79)
解	(75)	符命	(79)
连珠	(75)	九锡文	(79)
问对	(75)	诏书	(79)
传	(75)	制诏	(79)
传记	(75)	符传	(79)
列传	(75)	切责	(79)
本纪	(75)	增封	(79)
史传	(75)	辞封	(79)
世家	(75)	册封	(80)
自传	(76)	神道碑	(80)
传赞	(76)	墓表	(80)
史论	(76)	座右铭	(80)
评	(76)	笺奏	(80)
外传	(76)	诏告	(80)
序	(76)	别传	(80)
赞	(76)	表	(80)
益封	(76)	遗令	(80)
章	(76)	诏策	(80)
奏记	(76)	笺	(80)
奏笺	(76)	符	(80)
状	(77)	札	(80)
诏条	(77)	道场榜	(81)
教令	(77)	道场疏	(81)
驳议	(77)	募缘疏	(81)
封事	(77)	法堂疏	(81)
策问	(77)	流派及其他	(81)
释	(77)	枚马	(81)
小赋	(77)	两司马	(81)
传志	(77)	扬马	(81)
行状	(77)	班马	(81)
述	(77)	班张	(81)
祭文	(78)	张蔡	(81)
檄移	(78)		
移	(78)		
移文	(78)		
移书	(78)		
说言	(78)		
白事	(78)		
诏记	(78)		
哀诏	(78)		
谕告	(78)		
敕	(78)		
		魏 晋 (195~419)	
		魏晋散文	(81)
		散文家	(82)
		孔融	(82)
		诸葛亮	(82)
		曹操	(82)
		王粲	(83)
		陈琳	(83)